

歷史與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全球化下華文文學的地位

有關全球化的討論在近年十分熾熱，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不同方面不斷融合，在這樣的一個大前提下，華文世界的文學該如何自處呢？互聯網、電子書及電影對文學又有什麼影響呢？中國文化部長、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及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任一講座的主講嘉賓，便以對談形式，從古至今，探討華文文學身處的環境及其面對的困難。講座由香港作家聯會、明報月刊及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合辦，華懋集團贊助，同場並有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李歐梵及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主任許子東教授擔任回應嘉賓，討論的氣氛十分熱烈。

文學面對的困境及其價值

王蒙先生在講座甫開首便指出，文學在目前承受挑戰十分多。視聽技術的發展使越來越少人會認真閱讀文字。他打譬如說，認真讀《紅樓夢》的人越來越少，但是看《紅樓夢》電視劇的人越來越多；讀過《玉卿嫂》原文的人並不多，但是看過《玉卿嫂》連續劇的人倒也不少。社會發展一日千里，現代人生活的步伐極為急促，大部分人均沒有時間或精力花在閱讀小說這較長篇的體裁之上。另一方面，網絡的發展亦使人容易養成「瀏覽」而非「閱讀」的習慣。根據一個最新的調查，現代人一般瀏覽網頁的時候，平均眼睛在每頁逗留大約十幾秒鐘，很少人甚至會在同一個網頁上看上三分鐘。快速的瀏覽使我們能方便快捷地獲取所需資訊；然而，過分的便捷同時會引起知識被平面化及數量化的問題——人們不再仔細咀嚼輕易消去的訊息，最終無法把有關「訊息」轉化為「知識」，只重量而不重質。

然而，王蒙強調文學在建構人的思維方面的重要性。他指出，人的思維離不開語言。語言的教授、學習、引申、發展對人的思維有着相當決定性的意義，而文學本身的作用，便是透過語言的藝術去啟發人的創意，加強其分析、組織與審美的能力，並從中灌輸相關知識。好的文學作品甚至能藉其強烈的感染力，熏陶人的性情。針對文學正在消亡這一點，白先勇先生表示自己對此並不悲觀。雖然在現今多元的社會中，還會看厚厚一本一本的經典的人是越來越少，不過他認為，嚴肅文學在本質上本來便是一個小眾文化。只是，這個「小眾」的影響力對整個民族及文化來說，是全然不可計量的——一本書的印刷量多少、有多少讀者均不能決定文學的生存的意義。民國時期中國的人口是四億五千萬，當中識字的人、教育程度為小學以上的人佔整體的十分之一，換句話說是四千萬多；而讀《新青年》、讀魯迅的，又是這當中的十分之一——四百萬人。但是，正是這個中國人口百分之四的讀者，讀《新青年》和魯迅的這個四百萬，往後完全改變了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說《沉淪》、《吶喊》等「小眾」作品決定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方向，今天回頭來看，一點也不誇張。

文學與電影

電影發明於十九世紀末期，從一種新形式的藝術，發展至現在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對很多人來說，它的出現一直像是宣告着文學的死亡。白先勇則指出，文學與電影之間其實不是互相消滅，而是



白先勇先生



王蒙先生

互相成長、互相輔助。小說在電影發明一百多年以後還存在，而且反過來，很多時電影還要靠小說的發展。著名導演李安便有很多作品從小說改編而成，例如：《斷背山》、《色，戒》、《臥虎藏龍》等。曾經有好一陣子，珍·奧斯汀 (Jane Austen) 和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的小說也再沒有很多人看，但當小說一下子被拍成電影，便又多了一群人去找原著看。

李歐梵教授回應白先勇先生時亦以最近很受歡迎的小說及改編電影《雲圖》作例子，闡述文學與電影之間的互助性。他認為，《雲圖》的作者大衛·米切爾 (David Mitchell) 寫作時絕對是受到電影的影響，因小說當中六個短篇的內容不同，文體也不一樣，而編湊的方式也正如拍電影般，是由一個故事講到另一個的故事，再跳敘到另外的故事——第一個故事說到一半忽然就沒有了，讀者要翻一百頁之後才能繼續看到情節的發展——彷彿是透過電腦的剪接，把關連的部分都連起來一樣。

結語

最後，談及香港在華文文學世界中的地位時，白先勇表示，雖然知道香港的出版界經營得很困難，書店都開到樓上去了，報紙副刊對小說的連載也不是很熱衷，但在華人世界裡面，香港的人口構造最為複雜，當中包含的文學材料十分豐富，加上本地的出版及創作自由，使他一直對於這個地方有着很高的期望。

而許子東教授在總結時便指出，王蒙深信人的思維離不開語言，而白先勇對文學作為一股以小眾影響大眾的力量，向來亦充滿信心。因此，最好的中國文學，應該是最好的中國語言，代表着最高的中文水準。然而，中國文學中最具價值的作品，無論是老舍的、沈從文的、張愛玲的，一旦被翻成英文或其他國際語言，情況常常就完全變得不一樣——所以最好的中國文學往往是世界上的人看不到、看不懂的。我們必須在一個全球化讀者市場的壓力下，繼續思考這個問題，並為推進華文文學的地位而努力。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亦有可聞

文：孫貴頌

南丁格爾的偉大之處

國際護士節快到了，寫篇趕時髦的文章。

說起南丁格爾，絕大多數人立刻會想到那個南丁格爾獎和國際護士節。國際護士節就是為紀念現代護理學科的創始人——弗勞倫斯·南丁格爾，於1912年設立的，距今已經一百多年了。其基本宗旨是繼承和弘揚南丁格爾不畏艱險、甘於奉獻、救死扶傷、勇於獻身的人道主義精神。而南丁格爾獎則是國際紅十字會為表彰在護理事業中作出卓越貢獻人員的最高榮譽獎。在國際護士節上，發給獲獎者一枚鍍銀的獎章，正面有南丁格爾的肖像，反面刻有「永誌人道慈悲之真諦」一行字。

南丁格爾在戰場上，將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以人道、博愛、奉獻的精神為傷兵服務，成為聖女貞德式的人物。連她同時代的馬克思都為之感動，曾寫下兩篇熱情洋溢的通訊，分別刊載在德國的《新奧得報》和美國的《紐約論壇報》上。

但是，南丁格爾最偉大之處並不在這裡，而是她對現代統計學所作出的貢獻。

還說那場戰爭。1854年至1856年，土耳其、英國、法國與俄羅斯之間爆發

了克里米亞戰爭。這場戰爭異常慘烈，共死亡50多萬人。當時在英國一家醫院任護士主任的南丁格爾，帶領38名護士奔赴前線，參加護理傷病員的工作。細心的南丁格爾發現，英國士兵的戰鬥減員，一是由於前線的直接陣亡，二是由於醫療衛生條件惡劣，而後者所導致的死亡人數大大超出了前者。於是南丁格爾將她的發現和統計結果製成了一個圖表——「極區圖」，被稱作「南丁格爾的玫瑰」。

該圖清晰地反映出「戰鬥死亡」和「非戰鬥死亡」兩種原因懸殊的人數對比。強烈的視覺效果引起了英國社會的極大反響，最後直接促成了英國政府出台建立野戰醫院的決定，傷病員的死亡率由42%下

降到了2.2%。南丁格爾後來被譽為現代護理業之母。

南丁格爾的這份「極區圖」，是統計學家利用圖形來展示數據進行的早期探索。南丁格爾的貢獻，充分證明了數據可視化的價值，特別是在公共領域的價值。因為官員們麻木的神經尤其需要強烈的視覺效果來衝擊和刺激。生理學也證明，人的大腦皮層當中，有40%是視覺反應區，人類的神經系統天生就對圖像化的信息最為敏感。通過圖像，信息的表達和傳遞更加直觀、快捷和有效。

歷史進入21世紀之後，大數據的爆炸使人們急需一種展示數據的最佳方式，數據可視化便成為最受青睞的方式。在美國，聯邦政府的年度預算，都是利用數據可視化的技術來進行發佈。《華盛頓郵報》2010年

2月1日所展示的奧巴馬政府2011年度預算開支的圖片，連我這個與美國毫無瓜葛的人也印象深刻，因為它抓住了讀者的眼球。

現代社會，制度要民主化，信息要公開化，與此同時，還得配套相應的措施和辦法。數據可視化就是最好的響應和證明。一幅好的數據圖表，通過三維地圖、動態模擬、動畫技術等等的交互使用，會變得更加直覺化、趣味化。

聯想到我們國家每年的「兩會」，不少人大代表看不懂財政預算報告，卻始終沒有找出破解之策。有代表質疑，看不懂報告如何監督？有的代表更炮轟「報告是天書」。而有關方面回應稱：財政預算相對專業，想讓所有人看懂，不太現實。難道我們不知道有個「現代統計學」嗎？如果能夠重視數據的可視化，不僅能有效地傳達數據背景和知識，而且通俗易懂，令人過目難忘，留下栩栩如生的印象。何樂而不為呢？

南丁格爾除了護理以外，還會英、法、德、意四門語言，精於自然科學、歷史、哲學和古典文學，擅長音樂與繪畫，諳熟數學。正是她在數學知識訓練中打下的堅實基礎，成為在標準化的數據收集、表格和繪圖表示等方面的先驅者與改革者。



南丁格爾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心靈驛站

文：陸蘇

旗袍物語 (一)

被風吹散的寒煙

曾有過一個夢。夢見兩個穿一黑一白旗袍的女子在一條深巷擦肩而過，各自走向巷子的兩頭。她們像兩朵清蓮，也像被風吹散的寒煙，更像黑夜和白晝相約一瞬後又各自回家。那條巷子被兩個飄忽的背景無限延伸。巷道的青石板上，蒼苔鬱鬱，一如重墨。

在服飾的建築叢林中，旗袍真可算是一條寂寞的長巷。它的僻靜和清幽使它少有訪客，它的深邃和神秘又無法任它從為美奔波的眼睛裡悄然淡出。旗袍的美，美在貴氣。聽話的立式高領、久經閨訓的盤扣、不浪費一寸布和一寸好腰身的身形——最美的是那在行走時令春光乍洩、心旌搖曳的高衩。真不知道是哪位高人腦袋一拍得來的妙想。在傳統的中式風格中加入了純西式的側開高衩，立時端莊，行時撩人，就像是一張仕女畫中的工筆美人突然有了掩唇一笑的生動和媚惑。

每個女人都可以在旗袍這棵櫻桃樹下發現自己內心的古典，每個女人都可以在它的花影裡小歇。穿旗袍的女子可以瘦削如一張微宣，也可以豐腴得若一曲交響。不過，最能將旗袍穿得醇酒般醉人的，是那種有一點滄桑、有一點憂鬱的成熟女子。這樣的旗袍女子

讓人既欣賞又尊敬，而且回味悠長。一代代的佳人會老，旗袍不老。它是琥珀，是美的極致，是近100年時光眉心上的一顆硃砂痣。那麼，那旗袍的夢裡，有沒有對一個女子的惦念？它的懷裡，是不是還掖着誰在夢裡留給它的繡花絲絹？



那旗袍的夢裡，有沒有對一個女子的惦念？

網上圖片

來鴻

文：Mark Siu

憶麥兆棠博士

四月香港戶外廣告界一片哀思，戶外廣告大王麥兆棠博士逝世，享壽八十有五。時光倒流，我們將鏡頭回帶，品說從前……

五六十年代，香港東方之珠的名字還未響亮。七八十年代，霓虹光管由旺角、尖沙咀到銅鑼灣，將香港的黑夜照得火紅。戶外招牌（那時的稱號），並因經濟起飛，爭相閃耀每個街角，爭妍鬥麗，「光」得不亦樂乎！戶外廣告亦因此而進駐港九新界，為廣告界添色彩，我的好友戶外廣告大王麥兆棠博士，洞悉先機，於那時戶外廣告市場大展拳腳，他亦因而崛起。他在可樂公司做市場營業時，以捷樓奇招贊助TVB之「可樂晚唱」，與當年的「方逸華」一起頒獎，享譽於廣告界。他屢創先河，從那時的啟德機場到土瓜灣的主道，打造成一條戶外廣告大道，令廣告人大開眼界。面對政府取締煙廣告時，他更分別於黃金地段，以不同大小的廣告去經營，物盡其用，於逆風再創一番景象。

麥博士一生多姿多采，黃毛小子因戰亂而到港，亂打亂撞當上了華籍英兵，學懂了怎樣克己、有紀律。繼而加入太古可樂汽水廠，從基層的送汽水營業員做起，到一手創辦大型戶外廣告公司的大老闆，肯定是香港獅子山下又一傳奇。套一句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講「絕對精神的呈現」，每當我們做文化生意的朋友在香港街角一抬頭，怎可能不跟麥博士那佈滿港九的戶外廣告打過照面？感覺他的意念無處不在。

多年來，用血汗所矗立的千多塊廣告牌，由人手繪畫、光管招牌、電腦畫屏甚至現在正流行的「LED」廣告大屏，麥博士無不一飛身作為先行者。奇人奇事，麥博士還與我們分享當年人家稱為廣告界鬼才雷叔的軼事，黃雷先生亦曾跟麥先生學了兩招散手，才勇闖廣告江湖。去年麥博士亦想作育英才，四處奔走，祈望為文化、科普，甚至廣告界別，在各大專院校成立一獎學基金，以鼓勵各學界中極需關懷的一群文化青年、科學少年。然而，人已逝，壯志未酬。麥博士可能是我們之中，在眾界別撞見過EQ（情商）甚高的人，處事氣定神閒，對人總是笑咪咪！吃了苦頭，亦一笑置之。人生有幾十年，麥博士在最後一刻仍在努力，為戶外廣告界別在立法會特別會議上辯護，陳述「光害」是否誇大其詞，要求從科學及人性化並重去理解「環保」的角色，不要因為種種流行思潮，而忽略每個戶外廣告後面的創意及其背後所養活成千上萬的「一家大細」，即GDP吧！

他說：可能廣告協會就要他這個老頭子去得罪環保人士罷！更笑道：「我特老實老，希望為全港戶外廣告界吐一口氣吧！人家不要太執著就可以了！」麥兆棠博士是典型的香港人，做廣告，又做地產，鬼主意甚多，人家在碼頭樓頂承受不了的重型廣告牌，他「一錘定音」，用大型氣模來做廣告招牌，引入澳洲科技文明。他頑皮地告訴我：「我做地產的毛利都幾和味。」但不及他弄廣告那麼好玩。

他是在做「創意工業」。從一塊塊小小的招牌開始打出來，沒有政府的「創意辦」支撐，只有政府不同部門的關卡去闖。就成了

「大」事，卻隱姓埋名於香港明珠的光芒下。「今日我們這彈丸之地每日爭拗不停，是否有病？」他說：「因太害怕不可知的未來，而忘記了現今的建樹！因擁有而忘記去關懷！」凡此種種，真令人倍覺麥老先生，生前跟我們這群所謂新媒體投資人所講的說話，更具意義。「幾時慘得過打仗！」老麥招積地笑說。他總結：「我一生都是咬緊牙根去亂撞，由不懂到懂，由跌低到爬起來都是這樣過吧！」「而我最希望的，就是不要人家認錯我這個麥兆棠而已。」「哈哈！我不是那男兒當家的老實！我兩子一女都是企業人。」

Dr.Mak，一路好走！繼續「亂打亂撞」吧！香港戶外廣告界會因你而驕傲，登天堂之路，亦需要好的招牌才成！



麥兆棠博士當年最開心是能夠與方逸華合照，而最氣憤的是人家指相中的男士為演員杜平。

作者提供圖片

詩意偶拾

多麼期盼
為你掃走雙肩的微塵
在耳邊輕奏悠揚樂韻
隨風撥開妳眉心密雲
繁星帶來幸福正開墜

任何時辰
妳願灑落慈祥與誠懇
編織溫暖天地的圍巾
標籤是寫上沒設期限
康乃馨悄然萬里延伸
如此貴珍

母親

文：星池